



阿

a

敢

h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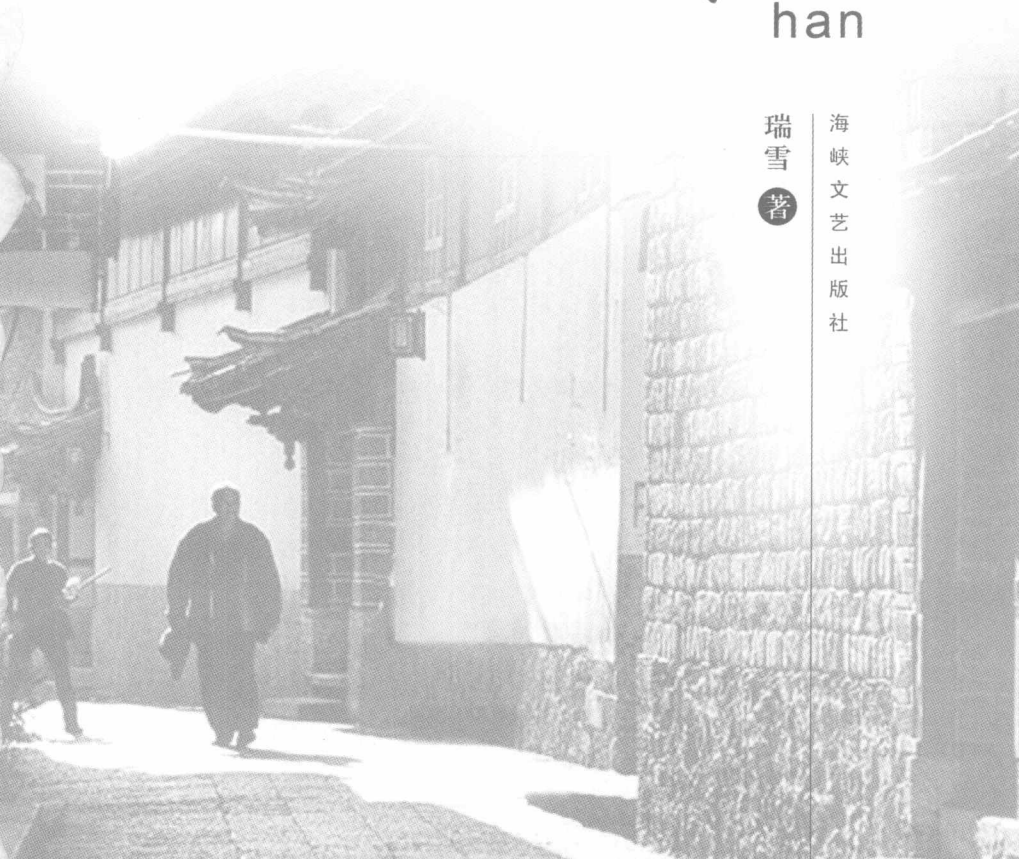
瑞雪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河 a 敢 han

瑞雪
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阿愁/瑞雪著. —福州: 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08. 7
ISBN 978-7-80719-301-2

I. 阿… II. 瑞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5448 号

阿 愁

作者: 瑞 雪

责任编辑: 余明建

出版发行: 海峡文艺出版社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

邮编: 350001

发行部电话: 0591-87536724

印刷: 福州万紫千红印刷有限公司

邮编: 350015

开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170 千字

印张: 7.375

版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719-301-2

定价: 1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● 阿憨 1

● 梦醒 40

● 躲避 87

● 迷惘 140

● 婚礼 190



阿 憨

任何动植物都有一个规律,适者生存。人也一样,人各有志,一旦形成了常规,你要改变他,谈何容易?要让他适应新的环境,融入新的人群,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。我们可敬的阿憨就是这样。尤其是在城里碰到那女人以后,更是无法理解,只感觉那就像是一场梦。

阿憨,只是一个农民,一个边远山区实实在在、普普通通、憨憨厚厚、地地道道的种地人。

阿憨,四肢健全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全家人都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。但他并不觉得他的生活条件有什么不好,毕竟他所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和他过着同样的生活。他和大家一起,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,平平淡淡地过着老祖宗曾经生活过的日子。

忽然,阿憨发现,周围的人好像都往城里拥了。他心想,我的一个侄儿阿强在城里当了一个股长,这个官可能不小,好长时间都没联系了,不如借此机会去看看他,也到城里看看个究竟,岂不是两全其美。主意一定,就开始筹备。

要到城里,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回忆起几十年前还是小孩子的时候,跟着大人们到过城里,至今的模糊记忆是:城里的房子比村里的多,城里的房子规模比村里的大,城里的人比村里的人

拥挤,不知现在是否一样。又想起城里的阿强,如今的模样又是如何,应该带一些什么东西给他。经过几天的筹备,阿憨从自己的竹园里挖了几棵竹笋,挑出最大最好的地瓜、芋头、红茹(山药子)、蔬菜,还把剩下的约三斤木薯粉包好。阿憨找来两个麻袋,把这些东西装得严严实实,用扁担挑一挑、试一试,估计有一百来斤,就轻轻地把这一担子放好,心里说,可以出发了。

第二天一觉醒来,阿憨就匆匆吃了早饭,迫不及待地挑着担子出门了。他迈出门口,抬眼看看这四面环山的小山村,感觉特别的亲切。

阿憨所住的这个小山村,如果让你站在小村中间,你会看不到出水口,所以有人说它是一块风水宝地。小山村的周围,群山环抱,听说政府请来了专家学者进行考察,发现了在这群山峻岭中,千百年来一直生长着一种栲树,而这些栲树已经达到了世界之最。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,有一个英国的科学家,首先在广东省发现了这种栲树,当时国际上还没有对这种栲树进行命名,就根据惯例用这个英国学者的姓氏命名为“格氏栲”。当地人也把它叫做椎树,又由于它长出的果实像板栗,只是果实很小,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“小板栗”。这种果实的淀粉含量特别高,如果多吃容易造成消化不良。

据说巴西有一片格氏栲,其面积是一万三千多亩,而这一片栲树的面积竟达到了一万六千多亩,所以它的面积是世界上之最大。又由于这一片格氏栲的纯度达到85%,因此它的纯度是世界之最高。其实,这格氏栲跟其他栲树很容易分辨,因为它的大树干上,总是斑斑驳驳地、一年四季不分季节地脱落着树皮。

经考证,在这大山中,除了栲树外,还有近千种的植物,一百多种珍禽异兽,二百多种昆虫。更有那罗结成趣的古藤,色彩各异



的芳草、野花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当春天来临，栲树花开，无数缤纷的白花覆满树冠，如北国寒冬，银装素裹；而在炎热的夏天，漫步在绿荫如盖的森林中，呼吸着“天然氧吧”，犹如迈进世外桃源；金秋时节，野生灵芝、红菇、梨菇、牛肝菌等十几种珍贵食用菌及药用菌类犹如少女缀在森林之中，给你增添几许旷野的趣味；如果进入冬天，那富含淀粉、香甜可口的栲果，从天而降，张口可得。其独特的原始森林的雄浑处、质朴处和自然处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。

而对于一直生长在这里的阿憨和乡亲们，从老祖宗一直到现在都生活得那么自然而然，从来不曾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他们不懂得这格氏栲的珍贵，更不知道它的价值已获了几项的世界第一。

只要你觉得有一种好心情，那么你就会吃饭香甜，做事轻松，梦里甜美。今天的阿憨就是这样，精神焕发，神采奕奕，举目之处，似乎所有的树木都在跟他点头打招呼：“阿憨，您今天这么高兴是要上哪儿呀？”

阿憨出门之时，正是酷暑之日。今天的太阳，一早就爬上山来，圆圆的、通红通红的，看上去好亲切，天空中一丝云彩都没有，真像是专门为阿憨出门所设计的好天气。喜气洋洋的他，特别舒心。乡间小路的两旁，那些大大小小的栲树、芦苇、芒其骨，还有路边的小草都含满了露珠。鸟儿飞来飞去叽叽喳喳，晨风吹起，绿浪沙沙作响，和着阿憨似乎有些轻快，而实际上是较为沉重的有节奏的脚步声，加上阿憨挑担以后的喘息声、心跳声，融合在一起，如同奏响了一曲野外交响曲。

没走多远，阿憨的裤管，和只有在春节才舍得穿的布鞋与路边的芦苇、小草的“亲吻”后慢慢地湿透了。而阿憨却一点都没有

感觉到，因为已经走了一段路，又是大暑天，早就只有呼呼出气的份了，浑身是汗，哪还分得清是汗水还是露水呢？

来到一株大栲树下，阿憨把担子轻轻地放在一边。他儿时就听老人讲，懂得正当辛苦之时，不可以马上坐下，就狠狠地呼出几口气，把挂在腰间里已经变色了的毛巾拉出来，擦了擦头部、胸部和背部，然后又别在腰间，挑一块比较平整的石头坐下，拿出烟盒翻开盒盖，用拇指和食指取出一小撮烟丝，用两张烟纸叠在一起既习惯又麻利地卷起“广播筒”，快卷好时，只见他在烟纸的一角用嘴唇的口水轻轻地沾一下，然后手指一转，瞬间“广播筒”已经形成，他用“广播筒”的小头吸在嘴里，点着烟猛吸几口静下心来。

这棵大树处在乡间小路和机耕路之间，是全村人来人往出入货物的转接处。阿憨举目看看，周围一切如故，大树的树高有几十米，树干四个人合抱还抱不过来，树后有一个小树洞，人侧身可以钻进去，树洞里能容纳好几个人。阿憨对这树有着深厚的感情。那时自己还是毛小伙子，一天晚上，国民党兵来抓壮丁，以他为首的几个小伙子，被追了大老远，跑到这大树下，一看四处无路可逃，阿憨突然急中生智，钻进了树洞里，几个小伙子依次躲进去，国民党兵追到树下，找不到人影，以为几个人全都爬到树顶上。几个当兵的爬了很久，都上不了树，就往黑糊糊的树顶上打了好几枪，看看毫无反应，最后才灰溜溜地走了。是啊，如果没有这救命的树，至今是死是活，有谁知道呢？阿憨想到这些，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阿憨想着、想着，已经有点走神了，以至于一辆改装的自动卸斗的拖拉机停在面前都没有反应过来。

“哎哟，阿憨，你今天可要到哪去呀？”

平时乐于助人的拖拉机手阿乐看到阿憨和他的行李担，估计是要出远门，就主动停下来大声问道，看看没有回答，又大声叫了



两次，阿憨才回过神来：

“哦，哦哦，是，是要进城找阿强。”

“难得您也要到城里去，来，上我的‘车’，我顺路带你一程吧！”

阿憨还有点不好意思，阿乐却边说，边来到阿憨面前，帮他行李搬到车斗上，阿憨从没坐过机动车，费了好大的劲才爬上拖拉机。

阿乐上了驾驶座，开着没有熄火的拖拉机就走。哪想到憨厚的阿憨却一直感到很过意不去，心想，我能坐上拖拉机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怎能让这一百多斤的行李也“坐”他的车呢？不行，我得把它挑着，尽量减轻阿乐的负担。想到这里，阿憨就马上把担子挑起来，拖拉机在坑坑洼洼的机耕路上行走，颠簸得很厉害，阿憨挑着担子在上面晃来晃去，一手扶着扁担，一手死死地抓住车架，非常吃力，尽管这样，心里还是觉得好受多了。

阿乐凭着多年开拖拉机的直觉，感到拖拉机的后斗有什么不对劲，抽空往回一看，发现阿憨挑担的样子，吃惊不小，急忙放慢速度，大声叫：

“阿憨，阿憨，快把行李放下！放下呀！很危险！……”

由于拖拉机“砰、砰、砰……”的声音特别大，阿憨又把整个心思都用在应付整担行李上，尽管阿乐又叫了好几声，阿憨还是毫无反应。怎么办呢？直觉告诉阿乐应该马上停车，叫他把行李放下，否则很危险。职业习惯，阿乐麻利地把车停下。

阿乐开的这一部拖拉机，主要是运送大石块、小石子、沙和红土，所以早就改造成自动卸斗车，通常人们把它简称为——“土炮”。

阿乐每次把沙、石、土送到目的地时，选好角度，车一停就把

货物自动卸到场地上，已经形成惯性。加上阿憨今天的举动使阿乐一时乱了方寸，当车停稳时，手自然而然地把自动卸斗的拉杆往前一推，后面的车斗开始往上翻。

阿乐在推杆的一刹那，已明白自己的操作错了，可是已经无法挽回，无可奈何，眼睁睁地看着阿憨连同一担行李一股脑儿地滚到了机耕路上。

可怜阿乐瞬间给吓呆了。这都是自找的，又不是阿憨要拦车，本想帮助帮助他，哪想到忙没帮上，却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。这一摔，阿憨的生命不知能不能保得住，就是没有生命危险，也肯定要受重伤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可怎么向他的家人，向乡亲们交代？

阿乐慌忙离开驾驶座转到车后，一看吓傻了，只见阿憨头脸朝下，没有动弹，行李也分别滚到好几米远。

阿乐感到事情非常严重，只觉得“轰”的一声，所有的血都往脑门涌，想要伸出手把阿憨拉起来，可是脚却如同被钉在地上一样，动弹不得，浑身打颤，真是不知所措，无计可施。

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，突然，只见阿憨的头摇了两下，手在地面上一撑，骨碌一声站了起来，当他看到拖拉机的翻斗翻在那里，一时也吓得颤抖起来。两个人都如同掉进冰窖里，又爬出来一样。阿乐死瞪着阿憨，而阿憨却呆看着拖拉机，两个人都在颤抖，好半天，两个人都讲不出一句话来。

还是阿憨慢慢地收回目光，转回身，用无助的眼神看着阿乐，语无伦次地：

“阿乐、乐，我、我、我不是故意的，对、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那么用劲地抓、抓、抓你的车，抓翻了你、你、你的车，这、这下弄坏了，这、这可怎么办？我、我、可、可怎么赔、赔你呀？……”



阿乐悬在半空中的一颗心一下子沉到了脚底下,听到阿愁的一翻话,终于回过神,看着阿愁的手背上还在微微地渗血,由惊恐万分转化为无比的感动,难道还有比这更感人的真情吗?阿乐半天讲不出一句话,却突然紧紧地抓住阿愁结满老茧的双手,似乎对着阿愁,似乎对着天空迸出这么一句话:

“这世界上,这天底下还能找到一个比阿愁更善良的人吗?”

是太难找了,可人性本来就是这样。阿乐对阿愁解释、安慰了很久,阿愁就是明白不过来。阿乐只好把翻斗调到原来的位置,才使阿愁放下心来,阿乐再也不敢带阿愁走了。阿愁同样也不敢再上这拖拉机,这“土炮”了。

阿乐看了看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,开着“土炮”走了。阿愁感到肚子饿了,找出自做自带的米团,坐在水沟边,习惯地边吃米团、边喝山泉水。

这番惊险的折腾,丝毫没有影响阿愁进城的兴致。水足饭饱以后,阿愁挑起行李又兴冲冲地出发了。

阿愁不知走了多少路,歇了多少次,卷了几次“广播筒”,已经看到了源青山,他知道翻过这道山就可以看到城市了。他有些吃力地挑着行李上了一个弯弯曲曲的大山坡,越过了源青山,找了一块平地放下行李,擦擦汗,又习惯性地拿出烟盒,抬头一看山下的大城区,突然间眼睛睁得很大,这哪是自己平常想象的模样呢?就是做梦也不敢梦成这样呀!他发呆了,站在那里手拿着烟盒却忘了卷那“广播筒”。

阿愁看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,突然听到不远处有个女人似喊似哭的声音,善良的阿愁循着声音走过去,看到一个女人坐在路旁,只听她一声高一声低地:

“爽啊爽,爽啊爽……”

阿憨站在那里，越听越纳闷，越听越是感到奇怪，心里边想，在这荒郊野外有什么可爽的呢？再看，要是真有什么很爽快的事情又不像。干吗还哭丧着脸呢，所以他越看越听越是怀疑，莫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或者有什么其他奇奥的事情。好心的阿憨，轻轻地问道：

“你爽什么呀？”

“爽死了，爽死了……”

阿憨听到这里更是糊涂，她怎么了？又没有捡到金子或者捡到钞票，干吗爽成那样呢？会不会是精神上有些失常，就问道：

“你孤零零一个人在这儿，有什么可让你这么爽的呢？”

“哎呀呀，爽死了呀！”

阿憨弄了老半天，才知道这女人的丈夫叫“爽”，刚刚去世不久，她是在伤心地哭，却惹来了自己的误会，安慰了那女人好一会，又挑着自己的担子出发了。

阿憨挑着担子到这时候已经非常吃力了，到了源青山下马上进入了市郊，在他的面前有好多路口，让他分不清东南西北。阿憨急了。他把行李放下，东张张、西望望，无所适从。

不着急才是怪事，阿憨从山里头一下子到了这偌大的城市，有点儿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阿憨此时才意识到，应该事先找一个人来带路的，否则随随便便地就要找到阿强，那简直就像是在大海捞针一样。

阿憨的邻居有一个小伙子，来到这城市不久，也是通过阿憨的侄子阿强的介绍在这市郊的一家工厂里当工人。今天刚好要到厂外买东西，一出厂门跟阿憨碰了个正着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正当阿憨一筹莫展之际却遇到了这小伙子，真像是落水之时抓到了一块大木头一般。小伙子明知阿憨到了这里肯定是要到城里找阿



强,嘴里却问:

“阿憨呀,你这是……”

平时不大讲话、比较木纳的阿憨此时也迫不及待地:

“我要找阿强,你知道他在哪吗?知道的话赶快带我去吧!”

小伙子把买东西的事撂下,一边嘴里答应着阿憨的问话,一边已经挑起了阿憨的行李。他叫阿憨紧跟着他,这样两人走街串巷,一直往城里钻。

傍晚时分,阿憨经过几番周折,终于来到了侄儿家的楼下,小伙子把阿憨挑的担子一放下,就急着回工厂了。阿憨这一进城,非常吃惊,城市的模样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,几十年前的影子已荡然无存。到这楼下之前,由于急着赶路,几乎没有心思去观察这周围的一切,可是不管怎样,还是看到了从没有看到过的,就是梦里头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景象——那高楼大厦,有的直插云霄,有的横卧着像家乡的小山丘,马路特别的宽敞,各式各样的车辆川流不息,人潮汹涌,摩托车、自行车窜来窜去,躲之不及。看得出阿憨如果不是急着找到阿强,肯定会慢慢地欣赏,好好地玩一玩。

阿强听说有客人来访,即刻从楼上奔下来,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着阿憨,阿憨矮矮胖胖,浓眉大眼,脸部的皱纹很深,皮肤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,已成古铜色,加上那微微出汗的缘故,油光发亮,从上到下,一眼就会让你感觉到是一个很憨厚的种田人。而阿憨却如释重负一样一直重复着:

“你是阿强?嘿嘿、嘿……”

四十出头的阿强,中等身材,穿着很得体,有点拉长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,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办事干脆利落的人。当相互介绍以后,阿憨迫不及待地解开麻袋,把好不容易挑到这里的地瓜、咸菜、竹笋……一股脑儿全掏出来,阿强打开楼下的贮藏

间，两人把阿憨带来的东西搬进了杂物间。阿强随手带两棵竹笋，关好杂物间的门，就带着阿憨上楼。

阿强住的这栋楼房是多层建筑的商品房，共有七层，阿强买的套房是在第五层。他们到了五楼，阿憨看到门外都是鞋子，门内都是拖鞋，他不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只顾穿着整双都是土的布鞋直往里走，一进门就是高级瓷砖铺成的客厅，走了两步看到了客厅的摆设，有彩色电视机、冰箱、立式空调、玩具柜、沙发、茶几……应有尽有，阿憨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不知所措，只听从房间里传出来小孩子的歌唱声，唱的是流行歌曲：

想你，
是一种甜蜜的忧伤，
是一种痛苦的期待，
是一种幸福的惆怅，
更是一种不敢想又不能不想的无奈，
当你不经意想起我时，
我已经想你很久了。

.....

今天刚好是星期六，全家人都在。阿强叫来太太阿珠和刚才唱歌的12岁小孩阿敏，互相介绍一下，就叫阿憨坐下。阿憨看了看宽敞的客厅似乎没有自己可坐的地方，眼看茶几边上咖啡色的软沙发可能是坐的地方，就是不知如何坐好，看到阿强一家人分别大大方方坐到沙发里，才确定那东西是专门坐人的，想到自己脏兮兮的有些不好意思，只敢轻挪臀部，斜靠在沙发的边沿，哪想一下子就滑到了地板上，屁股重重地落在地上。小敏用手遮住小嘴巴“嘻嘻嘻”地笑了，阿珠慌忙示意小敏不许笑。阿憨涨红了脸赶紧爬起来，还是只用半个屁股斜坐在沙发上。



阿强麻利地泡茶,大家一边喝茶,一边拉起家常,阿憨拿起烟盒,阿强赶快拿起“中华”牌香烟递给阿憨,阿憨却推掉说:“这我抽不惯。”自顾自地卷起“广播筒”。阿珠先起身到厨房准备晚饭,小敏也一溜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

阿憨大口大口地抽着“广播筒”,茶几上有烟灰缸,阿憨却不懂得用,任由烟灰掉落在地板上。阿憨一边抽烟,一边告诉阿强乡村里和家里的一些近况,阿憨突然问阿强:

“阿强,我一直想问你,你前几年托人拿给我的几个大大的、黑黑的、粗粗的东西,是什么呀?”

阿强听后,努力地回忆:

“什么东西呀?我怎么想不起来啦?”

阿憨一边比画着,一边说:

“那硬硬的,我翻过来翻过去一直看,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”

阿强抓抓头发,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:

“哦、哦,对对对,那是我的朋友从海南岛回来,带了很多的椰子给我,我就托人带几个给你们,怎么样?那椰子好喝吗?”

阿憨还是那满脸的疑问:

“那是喝的呀?那么硬硬的可怎么喝?”

阿强满脸笑意地说:

“只要把那硬壳敲开,里边就全是椰子汁了,挺好喝的。”

“天啊,这我哪懂呀?我把它们拿到香蕉园里,一个个种在香蕉树底下。”

阿强笑出声来:“这哪行啊?”

阿憨无奈地说:“是啊,自从把它们种下以后,我经常去看,是不是有发芽,可就是到了现在都还没发芽,真想看看它发芽的样子。”

.....

眼看天快黑了，阿珠开始打招呼，叫大家准备吃晚饭。

正当要叫小敏吃饭时，发现小敏不在了，小敏肯定是乘着大人们聊天的当儿溜到外边去玩了，几个人等了好一会，不见小敏回来，急了。

阿珠已经满脸的不高兴，嘴里也开始了唠唠叨叨。正在这时候，小敏拿着乒乓球拍笑嘻嘻地回来，阿珠劈头就训：

“你是怎么啦？到哪去玩了？天黑了还不回来？”看这气氛有点不对劲，有些紧张。没想到小敏却轻轻地回答：

“是啊，我哪知道太阳那么快就掉下去啦？”

“扑哧”，阿强和阿珠听小敏一说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这幽默，使紧张的气氛瞬间松弛下来。可是阿憨对此感到很习惯，心里想：城里人就是宠孩子，这有什么好笑呢？明明是自己不对，自己贪玩，还怪太阳那么快掉下去，不成体统，这孩子实在也太坏了，太刁了，而大人们的态度也不对，要好好地管教，哪能这样纵容下去呢。

正当阿憨想得出神，阿强和阿珠已把饭菜摆满了一桌子，大家在饭桌前坐下，阿憨看到饭桌上摆的菜实在太丰盛了，有肉、有鱼、还有大虾……很多是自己从没吃过和从来没看到过的。

阿强和阿珠很热情，一直招呼阿憨别客气，随便吃。可那么多的菜中，阿憨起初只是直愣愣地看着那一大盆的大对虾，心想：村边山沟里有时能碰到那种小虾，总是抓起来在手心里稍为拍一拍，就放进嘴里生吃，何时看到过这么大的虾呢。所以一拿起筷子，挟起一条大对虾往嘴里送，而这虾差不多塞满整个嘴，到了嘴里都难以翻咬，阿憨就狠命地咬起来，可那种对虾的壳是厚厚的、硬硬的，所以“嘎嘎嘎……”响声特别大，嘴巴在那里一鼓一鼓的，



当阿愁注意看一下周围,阿强和阿珠各自拿着一只虾用手在剥虾壳,而小敏手拿一条虾,歪着小脑袋用斜眼看着阿愁的吃相,“嘻嘻”地笑。

阿愁眉头一皱,感到很难为情很尴尬。看来到城里处处要小心,连吃都要注意,不可乱来,要慢点吃,不要狼吞虎咽。

阿珠用一块挺精致的小碗盛了白米饭送到阿愁面前,阿愁用那又大又粗又黑的手拿起小碗,刚好放在手心里,扒了两三口就完了。阿珠又盛给他一碗,他开始懂得慢点吃,眼睛又看了看满桌的菜,发现自己带来的笋和红烧肉煮了一大盆,他知道,自己带来的东西便宜,山上要挖多少就有多少,猪肉在乡下可就贵了,只能等逢年过节才有得吃,所以对摆在面前的红烧肉舍不得吃,专门挑那笋来吃。

哪想到阿强一家子,眼看阿愁专挑笋吃,心里边却有意见,在这城里,猪肉很便宜,而笋比肉贵得多。阿愁好不容易从山上带下来,又全部挑回去吃,真是太吝啬了,但嘴里却都没有说出来,这不会就是所谓的误会吧,真冤,如果有人说出来也好,可就是大家都窝在心里头。

阿愁吃了三小碗的米饭,不敢再打饭了,在村里干农活的他,一餐米饭三大碗都吃不够,而阿愁看着他们一个个都吃得那么少就饱了,而且都停了下来,他也不敢再多吃,只好说:“我也饱了。”

饭后,阿强和阿愁又坐在沙发上,又开始泡茶。这时从隔壁的套房里传出了吵闹声,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摔破了,阿强叹了一口气说:“家和万事兴,像他们那样吵吵闹闹何时是个尽头?”这时的阿珠和小敏也一起坐下来喝茶,小敏好问:

“爸爸,他们怎么啦?为什么事这样一直闹呀?”

阿强慢条斯里地说道:“主要是婆媳之间不和,所以呢,不管